

云南亚洲象出现“婴儿潮”

“短鼻家族”已扩大到20头，分成两群在不同区域活动



“短鼻家族”和“然然家族”的野象在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觅食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

小象长胖了、象群分家了

5月9日，临近傍晚，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，彭金福不时举起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山林。他估摸着：“这个点大象该下山了。”

不出所料。过一会儿，20多头“巨兽”从树林中缓缓走出，优哉游哉地摇着耳朵、甩着尾巴，来到一片西瓜地里“大快朵颐”。

“大象一般傍晚5点多钟出来找吃的，早上八九点钟回林子里。”彭金福一边说着，一边操作无人机，接近象群，录像拍照。他的徒弟普永兵打开微信群，发出预警消息，提醒村民不要靠近。

彭金福和普永兵都是亚洲象监测员，负责监测大渡岗片区象群。他们通过路面监测、空中监测、热成像监测等方式掌握象群踪迹，为附近村民提供预警，并为科学研究提供监测数据。

长期跟踪监测野象，彭金福能根据野象体型、鼻子、耳朵等特征识别这些“老朋友”。他介绍，这群野象多数属于“然然家族”，有7头来自北上南归的“短鼻家族”，包括4头成年母象、1头亚成年公象和2头小象，“小象比刚回来的时候胖了不少”。

2021年，“短鼻家族”15头野象以一场罕见的长途旅行，引起全球广泛关注。象群历时110多天，行进1300多公里，最终在人们护送下，平安返回它们最初出发之地。

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介绍，自2021年12月9日回到原栖息地以来，“短鼻家族”一直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片区及周边活动。“冬春季节，它们主要在野象谷附近活动；夏秋季节，它们会到森林边缘的村寨觅食。”

持续监测发现，“短鼻家族”有时有个体离群或回归，有时吸纳新成员。2022年6月，“短鼻家族”一分为二，分成两群在不同区域活动。目前，“短鼻家族”已扩大到20头，其中13头活动在普文片区，7头与“然然家族”23头野象一起活动在大渡岗片区。

“跟其他象群相比，‘短鼻家族’不怎么怕人。”普文片区亚洲象监测员牛建成说，“可能是它们‘见多识广’，知道人类

还记得那群北上南归、全球瞩目的野象吗？

在野象老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，记者最近追到这个象群的最新消息：南归之后，“短鼻家族”野象健康状况良好，小象明显长胖了，象群吸收了新成员，然后一分为二，在不同区域活动。

专家介绍，野象是典型的群居动物，“野象分家”是象群健康繁衍的证明。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背景下，中国野象出现“婴儿潮”，象群不断壮大和分家，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成果。



两头小象在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玩耍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

不会伤害它们吧。它们对人类也很友善，回来后没发生过伤人事件。”

云南亚洲象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

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、热带森林的旗舰物种，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“濒危”物种。我国野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、普洱和临沧。

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介绍，亚洲象是典型的群居动物，有较为复杂的社群结构，可以分为家庭、家族、氏族和亚种群4个层次，分别指成年雌象及其子女组成家庭；两个或多个姊妹雌象及各自子女组成家族，家族即人们常说的象群；多个家族可能会在短期内聚集形成氏族；亚种群则指同一区域内的各氏族总和。

“一个家族通常有8到15头野象，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的首领，引导象群迁移、觅食和休憩。”陈飞说，当种群数量增长到一定规模，血缘关系较近的姊妹或母女会带着自己子女成立新的家族，寻找新的栖息区域，所以象群会有分家的现象。

“野象分家、合群都是正常现象，是为了满足个体及群体更好地生存繁衍。”陈飞介绍，亚洲象体型庞大，每天所需食物和饮水多，所以要不停地迁徙以觅食、寻找水源和补充盐分的“硝塘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家族可能会与别的家族合群，然后再分开。

“野象分家”反映出我国野象健康繁衍。1976年，云南野象数量只剩下不到150头。2018年，同步监测发现云南野象数量约293头。而到2021年底，云南野象数量增长到360头左右。

2021年“短鼻家族”在北上途中产下两头小象；2022年初在野象谷活动的4个象群产下6头小象，在普洱市江城活动的象群新添了4头小象……一线监测员反馈，活动在西双版纳和普洱境内的野生亚洲象群，近年来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象宝宝出生。

云南省林草局局长万勇说：“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，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，象群出现了‘婴儿潮’。”

促进人象各得其所、和谐共生

“对于亚洲象来说，没有比中国更安

全的国家了。”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、西班牙籍科学家阿荷穆萨评价，中国制定了非常好的亚洲象保护政策，成效令人瞩目。

在亚洲象分布区，我国已成立11个自然保护区，面积5098平方公里，持续加强栖息地保护，提升栖息地质量。云南还建立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，20年来救护受困、伤病野象30头，在亚洲象野外营救和遗弃小象护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。

在野象活动区域，尽管野象可能破坏庄稼，但村民仍对野象怀着善意和包容。44岁的王川家在普洱市江城永康平镇曼克老村，目前村子周围有2群12头野象活动。“村民看到野象来了，就远远地待着，不去打扰它们，也没有出现驱赶野象的情况。”王川说。

野象如果肇事，政府买的保险会理赔。万勇介绍：“云南将亚洲象喜食、受害面积较大农作物的补偿标准逐步提升，逐步改变山区群众弃收撂荒、象进人退，以及坝区群众抢收驱象的被动局面，保障群众利益，稳定野象食源，处理好人象矛盾。”

云南还给野象建“食堂”，修复改造亚洲象食源地9000多亩，种植象草、甜竹、粽叶芦等大象爱吃的植物。同时，强化监测预警、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，最大程度避免人象冲突。

此外，云南省成立了亚洲象保护专家委员会，统筹开展亚洲象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、种群结构与遗传特性、人象冲突机制、环境承载力、栖息地修复与食源地改造等系统研究；在新建基础设施中充分考虑亚洲象迁移廊道，避免其种群交流不畅；中国、老挝边境地方政府建立了亚洲象跨境保护机制，开展跨境保护合作……

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。万勇介绍，亚洲象国家公园将围绕亚洲象和热带雨林保护目标，按照“布局合理、规模适度、减量聚居、环境友好”的原则，规划亚洲象栖息空间，实施保护管理，促进亚洲象分布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
陈飞说：“我们要实现人与象各得其所，人与象和谐共生。”

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赵珮然
新华社昆明5月15日电